



不确定的 感官世界

屠宏涛
谈话集

屠宏涛 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不确定的感官世界

屠宏涛 谈话集

屠宏涛 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确定的感官世界 / 屠宏涛著. —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122-0786-8

I. ①不… II. ①屠… III. ①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②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5321号

书 名: 不确定的感官世界: 屠宏涛谈话集

作 者: 屠宏涛

策划编辑: 妮玛拉姆

责 编: 殷德俭 连莲

设 计: 何明

出 版: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北街14号 (100013)

发 行: 010-64211754 84250639

网 址: <http://www.chinamzsy.com>

印 刷: 四川振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k 787 × 1092

印 张: 11.25

字 数: 50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I S B N 978-7-5122-0786-8

定 价: 100.00元

不确定的感官世界

屠宏涛 谈话集

屠宏涛 著

序 · 一个艺术家的坐标

法国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在《艺术的意外》(The Accident of Art)中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论点:“当代艺术自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维也纳行动主义直至如今的恐怖主义,一直是战争的受害者。现在是时候承认我们都是重要事件的产物,战争属于其一。而如今,偶发事件和战争其实是一样的。”作为一个经历过二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人,维利里奥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一个个体的微观历史紧密相连。真实战争体验固然不再是普世的,然而如维利里奥所说,每个人都还在经历着“战争”。冲突是一个事件,而在现代社会似乎也变成了一种状态。回望艺术史,每一本书里积累的篇章也是由时代洪流中每位艺术家的个人历史构建而成的。除却共享的时代背景,塑造一个艺术家的还有这微观历史中的种种“意外”。这种独特的个人经历或者由个人视角出发所做出的判断,往往是个体于时代中找到自我定位的有效途径。屠宏涛的这本对话集,记录了一个艺术家对个体过往的回望和对时代的回应。在这种回溯中,“现在”不仅成为了时间流逝的结果,也是一个个选择所推引出的结论。

屠宏涛1976年出生在成都。他成长、成熟的过程,跨越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集体时代的结束、市场经济的兴起,及至现在这个复杂而难以归纳的新时代。在学院中度过的几年相对单纯,求知是最明确的主线。当时国门打开不久,许多信息像新闻一般出现,这对彼时极为渴求新知识的年轻一代具有强烈的冲击。求学中的屠宏涛在新信息的鼓励下对艺术做出了初步的尝试和判断。从现在看来,这些与体制逆向而行的做法一方面应和了当时在集体主义思想阴影中寻找个人精神定位的潮流,另一方面也出于他对独立的性格和艺术的自有认知。而这种个体的特点将在日后的判断和选择中起更决定性的作用。大学毕业后不久,一个偶发机会的介入让屠宏涛一度偏离了艺术创作的道路。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屠宏涛被迫从一个简单的、学术的环境中走出来,投身到金钱和人际为主导的生意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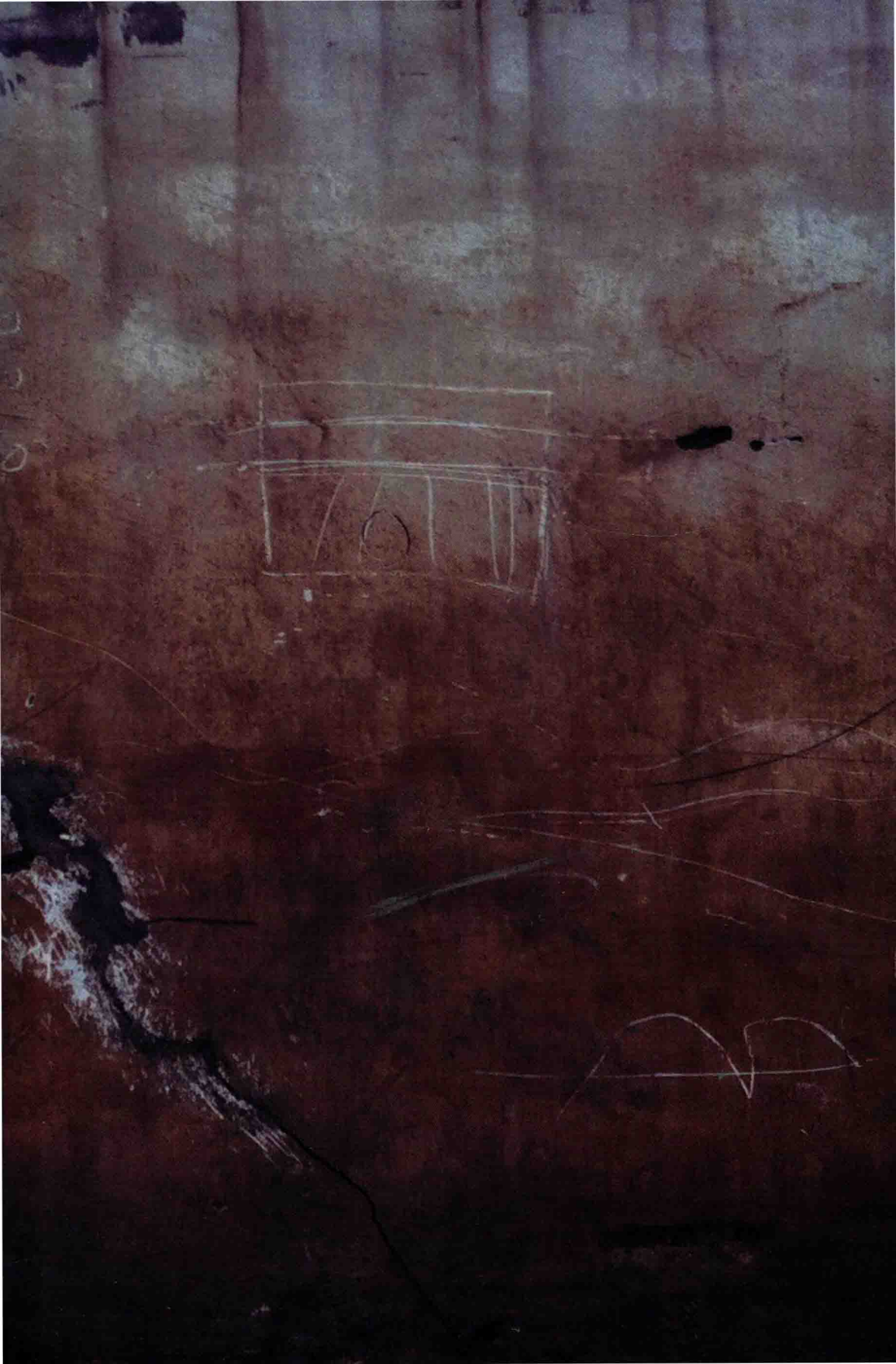
为中。这个偶然的事件带来的不仅是空间的偏差，更多的是强烈的社会体验冲击。对屠宏涛而言，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冲撞和对抗都是思想层面的：与教学体制的对立、与旧的思维模式的对立。然而这时，对抗被具体化了，成为了身体的、物质的。这种切肤的感受在他迅速回归艺术后依然不断发酵，于是画面中出现了阴郁的城市和堆砌的人体，并成为了屠宏涛个人艺术史上的重要段落。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改变，他开始放弃用赤裸裸的残酷感来回应生活的冲击。可以说屠宏涛开始观察和消化一切不安和不适。2009年之后植物系列绘画隐喻、含蓄却带有力量的画面是这种选择的佐证。自此，因为一种生存态度的改变，他的个人历史也开启了新的篇章。

“个体与世界的关系”这个宏大的命题从有记载的历史以来便有无数量理论家在阐释、分析。哲学和宗教从此开始，与此并行的还有不曾间断的个体焦虑。世界这个大他者对主体的冲击在今时今日前所未有的巨大和复杂。消费主义改变着你，恐怖主义威胁着你，扭曲的普世价值在诱骗着你。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一部秘籍能让每个人得到一劳永逸的答案。对于思考着各种主义并寻找着自我认同的人来说，也许从微观出发是更好的方法。作为艺术家，艺术是观看世界的方式也是应对挑战的武器，于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品成为了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证、一种说明书。毫无疑问，屠宏涛思考过太多的“人与世界”这样的命题，而他的作品告诉我们如今他选择了一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即他所说的“美的距离感”。在选择和社会的漩涡以及行业的火热中心保持距离之外，他也选择和这个时代给予的丰富信息保持距离。对于视觉艺术家，一切图像的刺激都是巨大的。而对一个画家，工具的挑战也是不可小觑的。若将世界缩小到艺术，甚至是绘画这个领域，一个画家的存在危机似乎更严峻。照相机的发明让绘画的记录功能彻底丧失，自此绘画与图片便开始了长久的博弈。这种对立甚至是工具与人的对立，是一种所谓客观真实与主观感受

的对立。尽管“绘画已死”的宣言至今余音缭绕，但坚持绘画的艺术家仍然在创造着无法替代的图像。英国艺术史学者马丁·盖福特(Martin Gayford)在《蓝围巾男人》中这样写道：“当一个画家——或者说像弗洛伊德这样的肖像画画家花了很多的时间，几个钟头、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来观察他的创作对象，他很自然地记录下的信息远远超过照相机镜头可以捕捉到的信息。这完全是一个感受和积累的过程，即记忆。”这是对人的肯定，对一种相对并不精确但更加丰富的感受力的肯定。屠宏涛在对自然的长久观察中一定也捕捉到了许多工具无法复制的信息，然后一遍遍地、耐心地将其转移到画布上。这种被不断覆盖的记忆也许是模糊的，但也正是绘画的迷人之处。就像引导普鲁斯特回到过去的那块玛德琳娜蛋糕，这种模糊将个体的、偶然的和复杂的感受永远封存起来。

这本书从一个侧面讲述了个体在时代中寻找自我定位的故事。屠宏涛从绘画出发，先在一个还未成史的艺术周期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这种定位与他的世界观相辅相成，划定了一个支撑其选择的精神坐标。屠宏涛的个人历史连同着时代还在继续推进着，也许日后会有更多的“意外”来改变这个定位，但至少在此之前他已能够在不确定的感官世界中笃定前行。





屠宏涛1991年进入四川美术学院附属中学，在那里认识了陈献辉，开始了一直延续至今的友谊。附中的四年时光里，屠宏涛和陈献辉在一个相对狭小和封闭的环境中开始了对艺术最初的探索。青春期的叛逆和对知识的渴望互相催化，引发了许多有趣的插曲。1995年屠宏涛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后集体主义时代的身份焦虑在象牙塔中初露端倪，与体制的对抗情绪也在作品中渐渐体现。1999年大学毕业后，屠宏涛回到成都，进入大学当老师，直至2008年。在此期间，在市场经济物质浪潮的裹挟下，他在2002年曾经短暂地“下海”经商。这段经历促成了当年的“人堆”和“舞台”系列作品，使其凭借对“青春残酷”题材的精彩诠释在中国当代艺术新千年的历史上留下了名字。屠宏涛在2005年搬入成都蓝顶艺术区，后来又迁至蓝顶在三圣乡的新址。在2009年前后，屠宏涛摒弃了已经熟稔的题材和语言，在反复的放空和试验后转向了全新的风格。作为朋友和同龄人，屠宏涛和陈献辉分享了两个个体的记忆，也追溯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屠宏涛

陈献辉

1991 - 1995

屠宏涛：1991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想做好学生的欲望。

陈献辉：是的，当时进附中的时候，与成都那种相对温和的学生生活环境对比落差很大。附中的小氛围带着一点重庆的火爆甚至有点匪气。然后教学方面，附中的教学延续了50年代的苏联模式，有着强烈的苏联契斯恰科夫教育体系的影响。所以记得第一年上学期上专业课时，大家还要去抢位子。为什么抢位子呢？因为要找一个最好的角度去画那个石膏像。

屠宏涛：我的理解是，其实当时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要画得像，灰色的细节把握得足够多，要把静物刻划得足够深入。比的是一个手法，有一个目标性的对比在那里。整个一年级到二年级还属于非常有动力、有目标的学习。

陈献辉：毕竟那个时候十多岁，眼界并没有那么宽。

屠宏涛：当时看的东西也少。

陈献辉：那时中央美院出的几本专业书就无形地形成了一个较封闭的目标。

屠宏涛：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的素描老师李东明，给我们印了一套列宾美术学院的照片，好像只要画到那个样子就算画得好。在二年级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事就被周南平（创作课老师）打破了吧？

陈献辉：对。附中有一个优势，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中学，它和大学在一起，所以我们有很多展览可看，也能和大学生共用四川美